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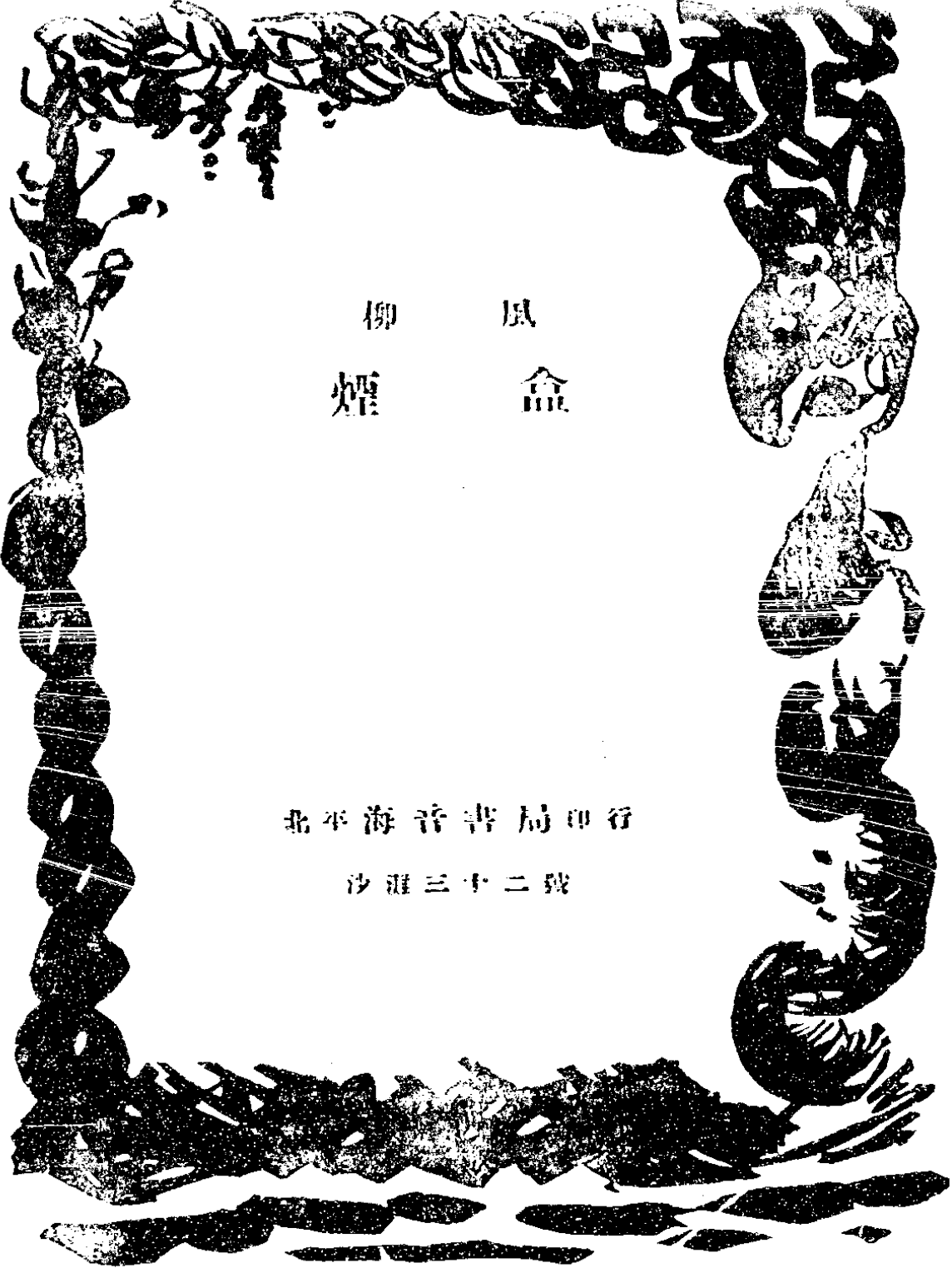
11.82  
479277

77



# 煙盒

柳風著



柳 風  
煙 盒

北平海音書局印行

沙灘三十二號

1.

北京的風正發狂的搖撼著所有的窗，那些玻璃被污上了許多的北蒙一帶廣原上的土，黃沙與灰塵；一切都不能再明白人事了，大街中也減少了行人，這個十月的天氣已把人迫得要添上火，不，就得圍聚在屋裏。

謝小青，她才把屋子裏添上了火，可是又覺到有點熱，所以就只穿著內衣與短褲，在梳裝台前理自己的髮呢；人很可以承認鏡裏是一個美妙的少男，沒有粉，沒有胭脂，沒耳上那種孔繆兒，又沒有耳環，更是完全無異的博士樣兒的長頭髮；只有這短袖子的完全與男子不同的女內衣是足以表示對男子有一種特

別引誘的，此外就是她剛才脫到躺椅上的裙，她回頭向它凝視了一會，索性走過去提起它來看了又看，這條寶貴的愛的附屬品並不回答什麼，而且也現不出在街上時的那種圓與柔，現在它完全失掉了給人那對於擁抱之想要的的能力，她似乎已看不起這個引人愛的裙的魔力，於是把它又重新擲下，同時輕視的斥說：

『你！』

就又回到自己的梳妝台前，整理一切的零碎物件，因為她忽然想起了入浴。

她住這總算是一個新式的房間，一切都佈置得很有規矩，這個寢室的底處是床，左邊的靠牆處是衣箱，右邊靠牆處也有一個小架子，上面有時放一本她正在看的書，再前就是竹製的花架，上面總按四時放一盆青青黃黃的花，現在是一盆二尺多高的白銀針，茂盛的葉真像肉饅成的，白花朶特別的耀出光來，在電燈下似乎微微輕動的放著香，把個可愛的影兒斜映在白牆上，它對著小青出神，小青却並不看它或它的影子。

她按了按電鈴，旅館的僕人來了，她說：

『你到外面買一塊香皂去。』

於是她付了錢，那個僕人退出去。

她在抽斗裏收拾東西，拿出一個像片斜靠在梳裝台上的一個茶盃前面，自己手下也停止了運動，抬起頭來細看這個像，她遠遠的故意不近它，那像是整身的立在黑幕前的，左邊上寫著『小青姐姐惠存』並且右邊的下方寫的是『弟子明持贈』，在「贈」字底下還有幾個看不大清的年月日，已被手指磨沒了點了。

她含著自己的右手食指尖兒微笑，對這個小像作示意的接吻，一會兒，她完全沈醉在自己心裏了，突然撲到前面去近視它，如果像裏的人真存在時他一定可以享到一個人人希望得著的接吻。她舞媚的側著臉兒親它，可愛的嘴唇兒半開著，眉尖顫動著柔情，眼角流出一點兒欣悅的幸福的眼淚，於是愛情的熱血湧在她的體內，把她對他（像的本人）把持了已經五年的緊束著愛情的天賜與處女們的那條繩子弄斷了，立刻她再也止不住自己的心跳，愛情這條小狗兒可真要闖出她的體來了，她再也禁不住將要被這個力的拉扯而奔跑了。

於是，她突然對像上親一個吻，並且低聲呢喃：

『小明！小明！我………你！』

她把它又放在桌上，想接著再整理抽斗，但是，她的手不很容易動，在一切之內她只感到自己是二

十二了，身體在大椅上坐不安靜，她又對鏡子照一照自己，但是一切都不濟事，於是她起立來試試行走，雙手插在腰間，腰只是想要斜斜或彎曲彎曲，她拍一下自己的臀兒，再作一個向上的跳躍，但是立刻變成跳舞了，並且不自知的已入了雙蝶舞，而且她的視線總想繫在那小像兒上。

『誰？』她問。

外面說：

『把香皂買來啦，謝先生。』

『拿進來。』

僕人送來，放在桌上，又放下剩餘的錢，隨後就退出去了。

於是她坐在床邊上脫襪子，忽然想到沒鎖門，立刻去鎖了，回來又看看窗幃，就安然坐在床邊換好浴衣，開了電門，走進浴室裏去，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彷彿已經涉行在什麼流裏了，兩腿覺到有沈重的阻礙，乳峰也覺到壓著有力的物件，只剩腰間似乎空虛，那地方也許是缺少一個溫暖的腰帶吧？

她開了兩個水管，走去靠在汽爐的旁邊看望，潔白的大磁盆，裏面映著不住直增長的波動波動的水，水漸漸的長，漸漸的發出一種碧綠色，立刻她的幻想又上來了，她現在再也沒力除滅這個幻影，一任這幻

影裏的自己同他擁抱，她並且又看到他那個時常的跪，在親吻之後還不滿足的慾望的力，那些姐姐姐姐的喚叫的愛，從前有點厭煩，就是今日後半天她還對這個要求的愛憐持一個最後的保守呢，現在却完全失迷了，一切愛情的回憶都映出來，把她弄得完全是暈頭暈腦的了，她全身緊脹著，雙手抓緊了汽爐外的木架子，全身安放在這個溫暖的坐位上，視線呆在盆上，耳鼓停在水聲裏，心中正泛著愛的浸潤，忽然水聲似乎大了，她一展眼，呵！浴水已經注過半盆了。

於是，她輪去了浴衣，完全赤露在電燈光下，白的肌膚與血的粉潤，微起的乳房與肥柔的臀兒，雙腿強壯却没有男人腿上的那些狗毛，腰幹兒走起來完全是一個體育家，她拿了毛巾邁進盆去，閉了水管，但是忘掉了把香皂拿進來，這又不能按叫人鈴，於是她就拿主意草草的洗洗完事，立刻向肩上擦水，心中却說：

『呵！我已經被愛情迷了！』

接著就大洗起來，平身躺入盆裏，只有腦袋露出水上，烏黑的頭髮，可愛的臉兒已經發出汗來了，這看去完全是美少男的，却只嫌大半是曲線的。

其餘就沒什麼了，因為她不動，所以水面只有隨著她胸部的膨脹與收縮而波出一層一層的細紋，在

盆的中部却於碧綠的水面下現出一小片兒黑，她的身體在水綠色裏只現一個淡淡的粉色的輪廓，輕浮在水中，極容易與盆的白色相混，那端露著一個腳趾，靠盆邊兒出到水面上，像個傻頭傻腦的蛙兒的腦袋那樣，雖然微尖，却也並不是無力的。

她的眼光注視著電燈，在幻想之中却又放平了視線去看那個藏在水中的黑絮絮，幻影在水面上活動，一切都現著引人的力，黑絮漸漸的浮上來，彷彿也要加入這幻影中的遊戲。

『唉！我實在迷了！』

她自己說了這句話，抽身從水中坐起來，水也立刻汪洋於她的腰間，她坐在盆裏花拉花拉的洗浴，不住的搖一搖頭從幻影裏往外掙扎，然而這些完全無用，她的手還是一回一回的不自覺的在什麼時候早已停了。及至她從盆裏立了起來，却沒防住聽到一句：

『找他去！』從耳中傳到腦裏以後，她才意識到自己的聲音。

於是她趕快出了水，擦乾所有的毛與皮，拿出替他預備的男衣來自己穿上，戴著小鼬帽，如一位闊少一般的走出去！



她從容的走出門來，如平常白日到學校去講書的一樣，態度絲毫不亂，穿著男子式的高底紅皮鞋，新的毛線襪，長腿的西服男褲，背心也是黑緞子的，白內衣配著紅白藍三色花的領帶，黑色的外套，還披著個黑紫色的大氅，胸向前挺，脊幹兒筆直，小氈帽底下帶著黑架的大眼鏡，白手套，烏黑的手杖；當她走到門內那個整容大鏡前時幾乎疑惑對面來了個生客人，她不由得要笑，好容易才伸手裝扶眼鏡掩過去了。

她走到街上，風已經疲乏了，但馬路上仍然還是很清靜，車夫也較少，星星模糊的現出來了，沒有月色，路燈一陣一陣發著濃與淡的不同的光；她打算並不坐車，因為在到他的住所之前可以用一用思想。

在馬路旁邊的人行路上，洋槐影裏，她一直往前走，幾個車夫上前來叫：

『先生！車？先生！哪裏？』

却沒料到她說：『不要！』而且搖著頭。

於是幾個窮拉車的都回到自己車的所在，又面南坐下，並不對她抱怨，他們心中也許微微覺到這個闊先生怪隔別的，然而這也是常事，因為在北京這地方有好些個有衣裳沒錢的人呢。

她的先生般的影兒一步一步的漸遠漸淡的隱入

樹影裏了，因為樹上還有沒落去的許多半青半黃的葉，所以簡直也如夏季一樣，只是涼意加甚得幾乎至於冷了。

她並不怎麼運思，然而為滅除幻影的上來，也想把腦子裏放點有頭緒的東西。她打算自己這個戀愛要變成神聖一點的，用一種高尚的神密來從事，至少總要脫除現下一般少年女子的暈頭暈腦，更要超過那種急於同居的形體的合成，她打算把他的心靈也培養起來，和她的心靈在一齊擁抱，那時就形體也不反抗的同居在一張軟床上，而且作成人類的愛的新生命，現在的愛的確太爛了，完全像一個滿身臭泥與腥血的狼，在人類的真面目上並不是這樣的！

她不覺嘆了一口氣，在拐角的地方拐了一個彎，心情似手清楚了，但當她放正了脚步又如平常時一樣的走著的時候就又被幻想影住了心，覺到他完全是一個神童了，輕輕把她抱入懷中，慰安的來一個親吻，是個深長的親吻，在按著她和他的心靈的擁抱而加勁或者放輕，雙唇如蜜盒一樣的相合著，在甜的膠貼中，愛的血液交流著，完全是合在一塊兒的兩個愛神像。他，就是那個張著雙翅的小天使，整天家張著弓，現在已經把那一隻唯一的箭射出而且穿透了她的心底。

她覺到這種愛的傷痛的逸悅，不由得呼吸緊漲起來，差一點沒斜碰到樹身上，她急忙用力呼出兩口氣，這才清明了一點，前面的路燈透過葉叢的縫來，如針一樣的來穿她的眼，她却是毫不躲避的迎合，把眼瞪得正圓，一直看那光針的根端。

路上的電燈都比剛才亮了，她的眼也瞪得特別的大起來，如果有人看見一定要說她發瘋呢。

但是她很明白，步度很健壯，她完全對他再不想拘束，一直要走到他的門前。

她想他一定正在屋裏愁悶著得不到她的安慰，她用心描畫他是在扶著頭坐在書案前，或者正在對著一本書却是打算怎麼同她過一種愛的生活，還是如何結婚，怎麼教育小孩，怎麼努力，他們自己的前程，而且怎麼樣使愛情永遠把她同他相戀。在這種憂思中得到她的降臨，這才是寶貴的可愛，但是他一定不驚訝她這個男裝，因為他知道她的心是一顆男子的心，這是他求愛不得的時候常說的。她又一一記起了往事，五年的這一瞬間完全是把他的戀愛養清潔茂盛的時代，現在已於前幾天開了花，今夜她希望花粉能深入到子房裏去。

她早熟知了這些故事的生理，所以雖然在自己身上還覺有點神密，但是已經不畏懼也不嬌柔的害

羞了，她心裏說：

『要害羞，我能只不作那害羞的事！』

一步踏進門裏，她這個舉動毫無粗莽或遲疑，完全是自然的，如平常一個拜訪朋友的客人一般樣，她因為很熟悉，一直就到他屋那裏去，但是門關著呢，她一看牌兒才知道他出去了，回頭她到號房的門口問：

『賀子明先生在家不？』這聲音完全是個男子的聲音，雖然微細一點，但是却不像個女的。

『不在家！』

『哪裏去了？』

『這可不知道。』

『幾時可以回來？』

『他出去時說，有人來找不用等著。大概回來也一定很晚吧。』旅館的僕人對這個關先生模樣的人是很客氣的。

於是她轉身就走。

『您留個片兒吧！』

『不用啦。』

她回到大街上不住的微笑，因為她起了個好奇的計劃。

她放緩了脚步，輕輕的如在那裏細磨自己的生命。

繁亂的大街從她身旁流過，燈火闐闐的亂跑，尖的响的各種鈴聲彼此忽隱忽現，這街道又完全變成個囂喧的大海了，風才微微一歇，這些偷藏在屋洞中的人和獸就立刻都鑽出來鬧嚷，一個荒涼的世界完全又變成了狂妄的，路燈也特別的發出光亮來，不展眼的呆看這些沒頭鬼似的瞎溜者。

槐蔭下也沒有影的花了，完全被車燈又畫出了許多立體派的樹身和人影，小青完全在這種不明不暗的光中走，一輛馬車迎面跑過來，輝煌的燈光籠照著潔白的馬兒，在牠那特別肥胖的背脊上很顯明的放置著微動的鑲金的鞍子和黑紫的皮繩兒，車夫坐在上面，乾潔的衣冠，得意的揚著鞭兒，車後露出一個很愛服務的僕人的臉，這也是跟著侍候車箱中裝著的主人的，這輛車是油漆得很好的，在它那每個楞上反映著一條一條的白亮兒，四個膠皮輪兒輕快的在馬路上滾，這面的這兩個，後邊那個大的和前邊這個小的，翻翻的在旁的車光中映耀著看不清的旋轉的光線，馬蹄鐵得得的敲著石子路，小的銀鈴兒悠揚的唱著可愛的音樂，這樣踏踏的迎來了。

小青對那車的玻璃上射了個注視。

這車裏是一男一女，男的和小青現在的服裝差

不多，向女的那面半斜著身子，女的却抬頭對小青注視過來，有情的眼光從她那被粉塗白的臉上現出，正彷彿白紙上的兩口黑洞，嘴唇被胭脂摸得像血盆一樣，她用微微的迷眼對小青來個吊膀的故事兒。

小青覺到忽然一陣難過騰上心來，她立刻就轉正了頭，仍然走自己的路。

又轉了一個灣就走到前門大街，這是北京中有名的熱鬧地方，高樓的商家都特別要顯示自己的門面，於是把個街道幾乎要弄成電燈世界，車馬擁擠，喉嚨與鈴和笛站著喚叫，行人都不住的看察自己的四週，有的用急快的脚步飛身穿過街道，穿洋布旗袍的太太們在狠似的叫她的小孩，帶眼鏡的老人們暈頭暈腦的使著他的手杖，一個穿著半舊的洋服的中年人急急溜過，警察搖著手替汽車開道，有軌電車噹噹的唱著爬過來，上面寫著北新橋，這是從天橋來的一連兩輛；後面又有一輛去往西直門的，再後還有看不大清字的；對面迎來的也有幾輛，前兩輛都看得清是往天橋的。

車上路上都是人，小青很不願意在這個塵土飛遊的大街上停留，旁邊有車夫讓坐她也不願，彷彿長蛇似的碰男碰女的直往前闖，有個年輕的太太向她轉著臉，也許是要責斥小青碰她了或者別的事，但是

小青只笑了笑就大模大樣的走過去。

她於是走入了大柵欄，這更是個擠死人的地方，不過她也將就著過去了，她又穿入觀音寺，又走三分鐘就轉入口口胡同，她張眼去看，果然有許多招牌，不遠就有一個小別墅似的宅第，正門上有光明耀眼的「慶雲班」三個金字，在紅綢子綉球的鑲圍中，電燈群集著，也真要賽過大街上的高樓商行了！

她於是從容的走進去，處女的心在男子的外衣裏悲哀的東東的跳，她却極力的鎮靜著，鎮靜著，烏黑的手杖敲著地，格格的使皮鞋在腳下發响，但是總覺一個陰深爬上身來抓得她抖戰，她於是把左手插入大氅的口袋裏，她摸到裏面有一個硬硬的光滑的幾乎四方形的半寸厚二寸半寬的用手恰恰剛抓住的似乎有點可愛的什麼東西兒。

4.

她正在猜想這是什麼東西在口袋裏呢？才想拿出來細看，忽然門房的門開了，走出來個平常的中年人，愉快的臉色，殷勤的喚：

『瞧！……』

小青搖了搖頭，沒有說什麼，就往裏走，順便打量著這院中的房間，這第一個院是二層樓房，都分成了一個一個的單間，正如客棧裏一般模樣，各屋裏差

不多都點著燈，從玻璃窗上透出光來，下半截窗戶都掛著各色的窗幃，使內外不通，裏邊的事情完全可以安然的作去，外面誰也看不見，就是那些唱聲笑聲胡琴的吵鬧以及任什麼叫喚都好像隔離著世界，很難聽見，我們只能於那房門無意中忽然一開時得到關於裏面的一點知識，聽到一點異國的聲音，但是這些聲音又多半是很熟的，只是意味有點兒不同罷了。

小青雖然踏著皮鞋咯拍咯拍的走著，但是心裏却寒戰起來，她覺到這個世界對於婦女的危險，暗想所有貧窮的婦女都被擠得往這個可怕的地方鑽，猛然又想到自己的地位，忽然聽見說：

『老爺！請！』

她一展眼才覺到自己已經又到了另一個院落，而且在一個較大的房間前面了，一個領她的女人把門早已拉開，正閃著身子讓她進屋呢。

她於是就走進。

這簡直是上等人的客廳，裏面的陳設一點也不錯，直正的檀木桌椅，又有些西式的驕椅，床和几桌却都是中國式，看來這真是中西合成的文明了；然而帶點混雜氣，又有一種愚昧的佈置，如那些位置上的對稱以及不合理的床舖，都是使小青極討厭的。

跟著就進來一個老鴇母，小青一見就討厭她，她



極像從前那個慌頭慌腦的惡保母，但是這個老母狗她並不慌慌，彷彿辦著一種無頭無尾的事務，一進來就點頭強笑，因此小青就更加氣憤這個該死的老東西，她更可憐的想要同小青說句話，但是小青看見她剛要張開那種花言巧語的嘴唇於是就趕緊扭轉了臉，隨即又不好意思起來，就取出口袋裏的那個東西來看，這樣打算消去這個無禮的表示。

但是那個花言巧語的嘴唇很會趁風使船，她看見客人這樣的表示和取出來的東西，立刻就說：

『老爺！你有熟人麼？』

5.

老母狗轉臉向外叫：

『下樓！………』

立刻，見客的妓女來了，於是老嘴就報：

『這個叫玉寶！』

那小女妖就更進了一步到小青跟前，差不多她的紅綾子花鞋尖已經觸到小青的紅皮鞋尖了，她把面部對正了客人，現出一種畏懼中的求愛的表情，她的頭髮完全是黑中有光，梳著個可愛的大辮子，臉上並沒有許多粉，不過她全身的紅顏色似乎太足了。

於是她走去，看後身，還沒有那女人的壞習氣，就是並不浪浪的向左右擺她的屁股，雖然這小妖精

兒的肉渾渾的肥屁股也在那裏兀自漸漸的胖得要擱出來了。

從此一個一個的接著來，那老東西就一次又一次的喚出那些肉麻的名子。

小青更納悶那個一聲一聲的毫無知覺的聲音，正同那個亂市中的叫得疲乏了的中人的噪音一般無二，這些人的噪音頂來是如同他們的良心一樣的可憐。

這些中人是苦人的閻王，却又是有錢的小鬼，當人窮得要死的時候，他們就搖頭搖腦的硬說人家的東西怎麼樣怎麼樣的不值錢，簡直是非白擲不可，還是求著他們開恩才得估一個小價，可是他們就從中抽出不少的利，及至見了有錢的呢，他們就立刻變成了個話匣子，說說這個又道道那個，橫豎所有他能作中人的東西就都成了好的，都有大用了，而且比在苦人手中時立刻就價錢高了許多。這一種社會上的奸詐派，取了物品的流通權，抽苦人的筋的就全是這些鬼混們。

小青正在憤恨著，已經把許多美人貨過完了，老搗婆正虛偽的假笑著對了客人，似乎在問：貨色怎麼樣呢？

『唔？！』小青醒覺似的問。

老東西一邊現著慚意，雙手交搭住說：

『是的，您？老爺！就她們幾個，您？……』

這個可笑的母老胚子簡直要使小青跳起來，於是她發了個憤恨中的無可如何的微笑，就說：

『那麼，叫玉寶來同我坐一坐。』

立刻，那幅可憐的老臉就更現出一種得著財寶的微笑，立刻就從那兩片帶著使人厭煩的灰紫色的老唇片的裂縫中露出已經過時的鑲金牙，這一種落伍的時髦的追逐的可厭，簡直到了可憐的地步，而且引出人的一種滑稽的憤恨，這種人給社會增加了許多麻木的傳染。

可是這老傢伙却很自美的搖擺著頭球兒，退出屋門去，小青很可笑這個老不死的假匆忙。她深心懷恨這種虛偽骨頭虫，這種不早死的老東西實在是為害不小，許多少年人的幸福都握在她們的臭手裏，許多少年女子都壓在她們的黑掌下，而且還整天家大模大樣的冲前輩，到處應用她的不害羞的臉，把她年輕時所受的苦痛又完全強使給別人，管束青年人的自由，到處假傳一種虛偽的搖言，按著她自己心底的過失說是旁的少年男女，當這些被誤的少年男女受害時，她們又要不要臉的裝出婦女的仁慈，並且哭泣，在淚珠底下她們還要打算有什麼事件上可以弄到

些利益。

這些項來的虛偽，把鞭打出來的姑娘關入妓館中，說是這少女願意出身爲娼，有口供以及字據的甘結，讓從來不識字的女子在紙上畫個十字，這就是一切情願的大証據，哪怕把她迫死苦死，這都可以那個十字爲証據，說是她已經甘心情願，高明的法律也就這樣評定，不但許可，並且還說非此不可，這就是它對於人民的保護，當旁人蹂躪她的時候，它就蹲在一旁瞪睛指定，說：不許動，這是你自己願意的！

小青正在想，一個可惡的臉皮又走還來，兩隻乾眼倒像那笑魘魘的貓，後面跟著個女孩，彷彿被帶來殺殺吃的小鷄，她縮在後面，不敢出來似的，畏縮的眼光從老東西的肩上射到小青的臉上。

小青很可憐這個現象，這簡直是被鬼帶著的小孩子，被吃的時辰可以隨時到來。於是她走近前去，一看，這原來就是那第一個見她的，於是她熟識的說：

『你就是叫玉寶麼？』

6.

一進屋，小青就如男子樣的向前抱住要求她一個接吻，伸著嘴唇找她的，也像有所渴慕的一般。

這玉寶不如小青高，身腰比較也細些，這時微微

含羞的仰起臉來，畏懼之中又有些樂意，她似乎受不了這麼大的一個生身體，但是這個客人的溫柔又使她從心底願意同他（小青）親近，比較接受那些個色狼好得多呢。

於是，她們如情人一樣的，輕輕的，慢慢的抱住，唇兒安穩的接住，彼此相吸相緊，一直到兩個身體完全被愛情顫抖了，唇兒禁不住的被熱烈迷感了，狂亂一般的絞纏著。

她開始要請客人喝一杯茶，微笑的捧著倚向他（小青）的懷裏斜著眼兒作一個如同舞台上所見的一樣的微笑，拉著鬢兒說：

『您可願……喝？』

小青對於這件事非常小心，生怕喝了茶是要撒尿，那時就一定很不方便了，於是說：

『您請喝吧！我想抽口烟。』

在烟霧中，兩個同躺在床上，小青的大髦掛在衣架，裏面的男衣全露出來，胸部也並不特別肥大，只是像個壯男子一樣。

脫下大髦的小青也現得較小了，看去雖然是個男子也一定不是那種笨重的，玉寶就大胆上來，她如愛情燃燒著似的心坎動得難止，在她這種職業上是不容愛情發生的，把愛的行爲完全壓在金錢的重量

之下，而且所有的客人來到都是只嫌撈不够本的向她們的肉體上蹂躪，她們的最大痛苦就是他們的最大欣悅。所有以安慰無妻的男人爲名而成立的假道德都消沒了，人們就完全蠢動在這樣的病態的世界裏，而且自誇著文明。

玉寶原是前清時的一家官員的女兒，後來全家受了害，那時她還年幼，一個僕人把她抱出去，就賣給了一個富人的家裏，等到她大點了就當丫頭，侍候太太們同少爺們，但是她時常挨打，老爺同太太的鞭子，可是在這種奴隸的生活中倒引起了大少爺的親近，等到她十五歲那一年，大少爺才十四歲。他追她，要求她到他屋裏同寢，不幸他倆正在床上時被人家發覺了，老爺罵她污害了他的好少爺，用繩子綁著把她打了一頓，天到黑了也不許她吃飯，而且用鎖把她鎖入另一個屋裏。到深夜，她聽見有人開門，却正是提著鞭子的胖老爺，他癡笑的自己拿著一隻燭火，巍巍的走到她面前，張開可怕的厚唇說：

『——你願意不！』

這樣一個命令式的商議，她不知道是問什麼，只得如摸黑路的回答：

『老爺吩咐的都願意！』

這樣，這才是她第一次知道性的蹂躪，她完全知

道非死不可了，一下她就昏迷過去，如死人一樣的掙扎幾下兒以後就橫倒在血泊中。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她賣進這個妓館來。以後就是天天這樣，重大的身體與死臂的挾抱，真弄得她出不過氣來，有一次那個老傢伙還來來呢，他故意住她。

她說不出話來，小青悲哀的給了她一個安慰，她（妓女玉寶）才又喘了喘氣。

兩人在悲哀的淒涼中冷冷的對著，誰也沒有言語，空氣中殘留著使人寒心的餘波。

燈光兀自明著，毫無知覺。

小青已停止了抽烟，但手中仍然舉著一根正在燃燒的半截烟，無力的向上騰升著輕烟，燈光把它畫到白牆上，彷彿一個觀音菩薩的小香爐，烟氣直達屋頂，微作小環，漸漸擴大而至於消散，如悲憤一樣的易於隱沒了去。

小青同玉寶，兩人彼此聽著呼吸聲，如落在溫暖的混海中而漸漸下沉著自己的身體，耳邊如木症一般的聽不真的許多如隔世的聲响，這些聲兒也在她們心裏組成了小曲，雖然是十分易滅十分微弱的，但是也十分的清析。

這樣過了一段好長的時間，如悄悄的走在花園裏的沙路上的一樣，一步一步的聽清了自己的腳音。

但是，小青納悶起來了，她直不住的自問：

『爲什麼這個平常的房屋就使人受害受苦到死呢？』

等到她（小青）忽然想起時候不早了，就立刻站起身來，去取大鑿。

玉寶也隨著他（小青）。

7.

小青一出玉寶的房門立刻就打了個驚顛，頓然停住了脚步，盯住眼睛，若無所知的望著從外院走進來的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一定就是他，她今夜渴慕而尋求的，伶俐的二十三歲的男子漢，青色的西服，黑紅皮色相配的皮鞋，走起路來很勇壯，言談之間很快活，這一個恰好的身材，現在却被一個金錢僱來的妓女擁抱著，她被財產所累，禁不住慾望的纏繞，因此就滅殺了愛情的火焰，點上肉慾的蠟燭，這樣焚燒自身，輕拋了貴重的生命。

玉寶不知小青爲什麼站定，於是就上前去依靠了他（小青），而且悲愁難逃的問：

『您再玩一玩麼？』

『唔，什麼？』小青被問聲震醒了來，『我不，可愛的，下次再來吧！』

這時那兩人已經走到院中，很快的就要射入一



個房間中玩好，小青俯身就低聲問玉寶：

『這是誰？』

『您不知道麼？那是賀老爺，號子明，我們這幾個地方他都很熟。她叫惜春，今年正二十歲了。……』

小青漸漸的半步半歩的往外走，於是玉寶也就不說了，她低聲嚥了一口自己流向心中的淚。快到門口，小青贈了她一個親吻。

『再會！』——『再會！』

8.

小青出了慶雲班，頭腦已經昏亂不堪了，拉著行杖踉蹌的走，左手放在袋中，死力捏著那個硬東西，小籠帽壓住了頭，翻著眼睛從鏡裏向外看，街上的一切對於她似手毫不生意義，沒頭沒腦的穿走於人群中，人家一定要說他（小青）有急事等著呢。所有的車夫都來讓坐，並且拉著新車的車夫提醒似的說：

『坐車快，先生！』

但是她並不睬，一心煩亂的情緒什麼也說不清，她完全如陷入深洞，覺到一切都不合適，時常來讓她的車夫更引起她的深痛與憐憫，她自語道：

『人被迫得要求當牛馬，這還算是一種什麼生活！哪裏的人應該這樣呢？唉！我知道麼？』

她突然又碰到一個胖老爺模樣的身體。

『……唉！地獄！』

一切人性都沒有了，她重覆的自己唸道，連一星半點兒人性也沒有了，沒有了，沒有得像個風颳後的大街筒，完全另換了一個世界，就是妓館中那關著門的世界，這些蠢動都是那門裏的惡行爲，憐憫變成了蹂躪，培養變成了殘殺，毀壞成了行爲的目的地，世界上完全是橫行的死與殺，末日到來！這些東西用罪惡催促著末日的到來！

然而，戀愛的行徑仍然使她狂醉，五年間的相愛，那許多燈下或雨夕，學術研究以外的遊戲，的愛情，一些招致兩心深深相印的小故事，頭髮的玩摸與坐位的偎倚，體溫的相傳或者皮膚的香氣兒的相吸，當兩手相觸時就自然的緊緊握住。

『唉！』

想到這個情景中，她不禁低低的嘆息了一聲，而且兩手也抵住不動。

在這茫茫的大街中，似乎一切都不生什麼影響，它整天家如一條不死的蟲一樣的永遠蠕動，而且喚叫，又沒頭沒尾的相碰。

一股腥氣忽然吹上她的鼻尖，這腥氣直刺她的腦部，她用力一展眼，從幻影裏掙扎出來，看見一個兇獍的臉擦過她的帽邊，她氣憤憤的一擊行杖，行杖

的下端在磚砌的人行路上砰然作響，她一直走向西河沿中的一個酒樓上去。

她要了一點菜與一點酒，因為她的酒量很小，又是剛吃過飯才兩點多鐘，胸中正消化著，不過不願回寓，她似手怕那個獨坐的生活，但是又不想找朋友，更不願意其他的一切，於是在押了一口酒之後就微微伏在桌面上，不論自己的衣服與油泥，一任所有的東西彼此去染污，對於什麼也毫不置理，完全把自己的頭腦深浸在回憶的海中，她如悲哀不夠的樣兒追思著，追思著！

9.

走出酒樓，寒風立刻迎上去對她來了個接吻，從此她體肉增加了醉意。心中什麼也不計算，五年的戀愛與妓館的相遇完全被忘掉了。她簡直成了個浪蕩人。背後的堂倌因為得了許多小錢而大聲壯鳴的囔謝聲也毫沒有進入她的意識裏。

她踉踉跄跄的行走，顯然又碰了許多人，對面走來的也都躲避這個闊瘋子，假如她穿的是洋布男衣也一定早挨上許多耳光和嘴巴子了，但是現在這樣人們就看著衣裳躲避他（小青），而且恭恭敬敬的原諒過他的罪惡，有幾個帶不值錢的眼鏡的下等小紳竟以得站在路旁如僕人一樣的給這位闊少爺讓路

爲光榮，倖倖的臉上現出得以進忠的奴隸性的微笑。

快到西河沿街口了，她跚跚的脚步突然止住。正當前搖搖的走著個如幽靈似的窮女人，她好像老得要死，又窮得要死，又弱得要死，成了光原的土赫色的天靈蓋週圍殘留著幾根白蒼蒼的碎毛髮，在腦後幾乎不成續的亂圍著，衣服是壞布集成的，而且還似乎有什麼地方不完全，但是一眼也看不見，因爲那枯乾的老肉被污得如從沒洗過的衣裳一樣了。臂間掛著個破鐵筒，裏面黑暗的堆著些亂七八糟的什麼爛東西，這樣，她圍著身體往前挪。

小青幾乎碰 到她背上，却是拐了個急灣繞過去。

那個崗警很奇怪的瞪著大眼睛：

『爲什麼這個半醉的闊少不住的回頭看這窮老婆子呢？』

但是他們誰也不言語，只有許多車夫們的叫嚷和鈴聲。

小青心裏微微印上了個女乞丐的影子，但是她並不思量它，也不大描畫它；她雖然似乎也感到了它的窮困，寒冷，無助，簡直是絕望的難受；但是並不深印入心中，只生了個自然的動物的同情，還沒深感到這個同情的必要與施行。

所以他仍然急走在大街上，對於那個老乞丐似乎並沒什麼關係，手杖的下端仍然搭搭的觸著地。

可是她沿著右邊走來，一出西河沿街口就到了前門大街石橋的西邊石欄處了，這個地方站著許多小販，一些賣燒鷄，牛肉，羊肉，豬肉，和其他雜肉類的，他們都把肉籃放在地上，馱著玻璃燈籠，在這個人脚鼓蕩起好多灰塵的烟霧中，不怕污濁的陳列著，這些小販也放開噪叫喚污，他們的吐沫都隨著他們喉裏噴出的不成味道的臭氣散射出唇外來，於是就著落在肉籃的邊簷或籃繫上，更好看的是那些落在肉上的，小小的白泡映光的站在肉塊兒上，似乎證著的小眼正在看人，但是等一會兒就滲到這些已經煮熟的肉裏了，於是那塊肉就顯得更肥潤起來；有的新泡沫還沒沁入 這時有一個穿洋布長表的小紳走來，蹲下就翻，他花了眼似的看這些肉，而且一邊暗自低嚙著口中兀自生出的吐沫；這樣，那些肉上的泥土和吐沫都被這翻轉的動作磨得不顯了，這樣，他也許找得個頂犖犖的肥塊子，就很客氣的買一點 手指抖抖顫顫的數錢。那小肉販就磨刀一般的從肉塊上切下薄薄的片，好表示他給的多，但是旁人都知道這是並不多的。這時就有一種呢喃的哀求聲發起在這小紳旁邊，他很知道這是可憐的化子要吃的呢，但是他並

不理，當他從小販手中接過用紙盛好的肉片時，就急忙把它兩手握住，用力向前走，希望立刻出了被哀求的苦痛中，他厭惡哀求，因為那是於他沒利益的，所以他有時也申斥那乞丐兩聲，不要跟著不要跟著的責退，當那乞丐覺到失望而捨了他時，他就慢步逍遙的一邊走著一邊就打開了肉包兒，而且在人不很多的道旁站著脚步吃，身子微搖著，似乎有什麼歌兒在他體內低聲唱著呢。

小青剛站在這石橋欄旁，就有這麼一個人也站在她的身邊。

她心裏忽然厭惡起這個人來，覺著似乎生在身旁的一個毒釘瘡，她沒主意的雙手扶著自己的行杖，心裏深深難過起來，分不清的覺得這個就是他，賀子明，現在正如一個釘瘡一樣，長在她身旁，而且吃著污濁的肉，那個下嘴巴的動作直使她感到如傷害似的一陣一陣的不可再忍的冷與惡。

「唉！」於是她打了個寒顫，低嘆了一聲。

旁邊那個吃肉的小紳似乎感愷肉食已盡的抓打了抓打嘴，又吱吱的自己吮吸了兩下，而且又吮了吮送肉進嘴的那倆個指頭尖，這樣，他自己深深的表示著肉味的餘醜和餘香。

小青更惡心極了，突然長嘆了一口氣，伸出一隻

脚來，斜歪著臉看這來往的人，但是更麻煩，她就把視線向上揚了揚，超道街上的一切電燈，凝神望著那天邊的遠星。

在都市中，夜間的燈光實在太多了，太多了！小青在做輕巧的夢一般的遐想，燈光多得使人忘掉了黑夜與白天，而且隔絕了天上的月與星，失去了純潔高起的目標，只看見了車輪和牆頭，於是總打算著壓害與阻礙，公衆的利益要完全建築在個人利益上，於是就把公共視爲私自，一切的襲取，一切的強要，視害人爲當然的種種罪惡都由這個觀念引起。

但是這也不是沒有法子的事，頂好是……

噹噹一輛電車爬來，司機生吵鬧斷了她的思想，跟著就是賣晚報的小孩的嚷子，從橋畔直嚷著有的直跑到車邊去。

小青轉睛看著這個紋亂的剎那，窮的急迫與出賣的爭鬥，停住的電車上，各式各樣的頭顱，轉過臉來向外張望的怪眼睛，指指點點的手指與怒目而視的黑眉頭。

突然一個拿報紙的人對賣報的小孩罵起來，瞪著眼睛紅著臉，這顯然是因爲買了昨天的報。

在北京這個滑頭社會中，的確有許多冤人的事呢！

忽然，她又轉想，爲什麼這種記事就這麼沒價值呢？它的壽命就只是十二點鐘之短麼？人們就不能把它養成個長壽者或者……

噹噹，又兩聲，電車啾啾的開行了。

她忽然想到自己也要上去往前走，於是就拼命的跑上去，夾著衣服不許它飄開，文明杖（行杖的另名）也提起，皮鞋如放爆竹般的作響，她跑得很快，不顧左右；一輛汽車吹過，差一點沒闖著她的背後，但是電車已經開得快了，快到嚕嚕的馳行了。

她瘋了似的跟著輪子跑上去，不住的伸手抓那車門兩旁的黃銅柱，可是總也抓不住，這次她努力向前作最後的一跳。

旁邊一個人喚：

『唉！這麼險，不要上呀！』

10.

勇氣把她全身的重量騰上車去，她的右半身碰了一下兒車，可是這是平常的擠碰，並沒生出怎樣殘酷的影響，所以她就噓了一口氣，微笑了笑，表示這在她只是平常的事，並算不得什麼危險，於是從容微微搖晃的扶著車板車門就走進了車箱，恰巧還有座位，她就坐去，買了十一個銅子的車票。

那邊那個罵賣報的小孩的人還正在伊伊嗚嗚的



談論，對著一個帶茶色眼鏡的人，他們的腦瓜如活球似的在頸上轉動，嘴唇若無所知的在開開合合，全身也隨著音調活動，腿在顫，背脊靠著車箱板，如一條難伸的彎弓一樣。

其餘的人，正如一個模型脫出來的：迷著眼，弓著腰，頭兒如殘留在被搖擺的樹上的一個大磨梨。

各式的髒腳擺著各種不同的樣兒在底板上，它們有用尖兒支著的，有用根兒支著的，斜斜歪歪騎著的，完全是包得很頑固，懶得很流離，不便於行走，又不便於生長。

至於車箱的底板，這簡直變成個破毛司了，一堆一堆的烟灰，一團一團的爛紙，更有如痢疾一樣的這兒一灘那兒一灘的人嘴裏吐出來的痰；有的還從坐位的邊簷上一直懸到底的鼻液，正如那些掛麵房。

車行更可怕的快了，速度的急力壓迫得人們不敢作晌，只有司機者弄得噹噹的腳鈴與鐵輪同鐵軌的磨擦聲：哧哧哧哧的穿透了乘客們心中的苦靜。

這個蕭靜的剎那中，大衆都像祈禱似的點坐著，簡直完全成了幽閒貞靜的淑女，幾個流氓樣兒的也不哆嗦了。

小青在坐定之後，心也平了，沉默中感到了進行的美味，她欣悅的心情獨自在微笑，不安寧的眼兒又

時常向他處張望，那些像流星一般的劃過窗外的燈光更引她注意，她轉脖子追望它，一直到不能見時：但是第二個又第三個的許多亮光接著來，她就一眼都照顧著，因此，她倒得了件事作，很不寂寞的坐在車中，忽然車要站了，她才感到車已經飛行過，於是更嫌惡停站的死呆，她急得直不住點兒敲自己的行杖。

這時那些死睡的人們都復蘇似的醒了，仍然很困乏的揚起手來，不自在的挺一挺腰，哈哈的打幾個哈欠，於是眼中噙著柔弱難支的淚，望一望身旁，看看是到了什麼地方，如人數算壽命的一般的無聊，又睜一眼新上來的生人。當開車笛兒一响的時候，睜睡的眼皮又成了死人的那般沉重。

至於新上來的呢，他們是才入到這個旅客的社會，開張著新年的眼睛，探頭探腦的前後望，微動著嘴唇直想同旁邊的人兒說話，雖然這些已入死境中的活屍們都不理他。

有一個胖紳士在未睡死之前（因為他入死睡較晚，總是有所圖謀的向顏色新鮮的地方張望。）他快樂的對一個也不算瘦的黑相傢伙點頭示意，於是他們立刻就接談了，胖紳說：

『剛上來麼？』

黑傢伙，滿嘴巴短鬍子直要長成刺，身體橫寬得直像個老板壁，惡狠狠的深帶著小氈帽，怪兇的眼鏡和粗野的手杖，現在他也照例的回答這一句沒意思的問話：

『呵，老謙哥。剛才來。您早上來啦？』

『是哪是哪。』於是他倆就旁若無人的大談起來，因為胖紳微欠尊臀的讓了讓坐，那黑傢伙也就說，只得說：

『您坐著吧！我站一站，沒關係。』

這時，車上已沒座位了，新上來這七八個已有六七個立在車中，拉著籐環，如要上吊一般的樣兒，這麼支持著身子，體幹兒高的就如女人樣的歪出來屁股，望著窗外，或者，如果有的話，就看著本車中的女人家。

小青直想笑這個，但是有一個年輕的婦人也沒處坐，全車是沒有人不得利益就甘心讓座的，所以她也只得站在車中，然而這站在什麼地方呢？她慢慢慢慢的走，挪，終於停到小青先生的面前，而且先以背部示他（小青），她（那年輕婦人）還低聲自語：

『怎麼這些個人呢？』

說著就又轉臉對著他（小青）了。

旁邊一個滿臉麻子的嘴巴刮得很光的小紳却正

隔著人要對她擠過來，但是却裝著地方不合適和人滿的微嘆，雖然他原站的那地方是前後不挨人的。

那邊一個廚子樣的人，脏著這麻子漢就傾身沒命的醒了一手鼻涕，而且黃的濃液垂在手裏，又大量捨施的甩在車底上，他得意的溫潤的『唔——』了一聲。

小青很麻煩這個現象，她把手伸進大髦的口袋裡。

那個眼光新奇的觀望者已不知早在什麼時候厭倦的閉上他的考察機了，失望的聳上了他的黃眉頭。

車又快起來，風流中把車後門口的一個抽煙者噴出的煙氣帶的直順著車筒中拉成了一條灰藍的長線，如輕雲一樣；小青的眼睛射過這個東西，但是她又把視線繞回來，纏到這一個東西上。於是車一停，她就跑下去。

#### 11.

這正是西長安街六部口，比起前門來却是出人意外的蕭條，兩邊並沒什麼商家，也沒什麼熱鬧的大衙門，只有幾個花生和糖瓜兒灘，殘葉似的停放著幾輛車，行人稀少，光滑的大街上，真有點兒站不住。

小青下車來就跑到一個掛小燈的花生攤上買了一盒大連珠，這小販特別昂了價錢要二十二枚，他端

相著這位闊少爺，準知道有錢的人是不爲這一兩個銅子提著噪子理論的，不過也有的似乎是窮闊人，雖然不理論，((因爲這等人總以爲同穿破衣服的理論是有傷體面的。))却是放下貨物就走，或者低聲呢喃，遲遲著還價，爲一個銅子就搗半天麻煩，結果多半是不買，放下，走去。

今天這小販，他本是個兵士，在直皖戰爭時掛了彩，於是出了軍醫院時已經成了個拐子，這樣不便於跑腿，那以殺人爲事的軍中再也不收留他了，長官特開天恩賞了他五塊現大洋，說是恤金，就此完事，再也用不著他舉鎗立正了。

這半年來，據人們傳說，外面打仗打得很利害，但是他完全只能耳聞，既不能用腿到陣上去看看，又不能用眼看見文字上的報告，((這種報告雖然是瞎報，但是也可以解悶似的看看呀。))聽說的情形雖然也很利害，但是他並不曾因爲那些戰與殺燒搶姦的慘聞而恐怖，((有時他還聽得津津有味，因而後悔自己不在軍中呢。))可是北京城裏的各項生意的蕭條，尤其是吃零嘴的人們少了，這一層實在同他爲難了！每天賺的不够吃，胃的要求真令人手足恐惶呵。

今天這個大風，的確是窮人的大仇敵，寒冷的包圍，衣薄的空肚子真有點兒抗不住。作小買賣的，一

天現抓一天的吃食，更是持不住，所以他簡直要哭了似的在等待顧主！

小青乾脆的說了一聲：

『太貴！』

却是並不把貨物擲下就走，倒從口袋裏拿出一張五十枚的銅元票，當她擲在攤上時，說：

『找吧。』

這踢腿的小販却不免吃驚，因為他恐怕找不開，就是自己小錢匣裏存的怕不到二十八枚，於是說了聲：

『五十子兒的呵？』

小青只輕輕打了個招呼，並不說什麼。

小販却拿過票子踢踢著搖了一步取過那大紅煙匣子來，一邊說著：

『先生沒有零的麼？』

一邊就打開匣子找，但是，他搜索了搜索却是還差一個大銅子，於是報歉的笑了，說：

『先生！您再要兩個子的東西吧，這裏，只有，這不是，二十六，個。』

他把銅子完全擺開，以表他的誠實。

小青看去，果然是三行，那第三行尾缺兩個，於是，她就又拿了兩塊糖。當她收取那第二行五個大銅

子的時候，聽見旁邊有一個聲音：

『先生！化您個大吧！』

她立刻難過上來，這是她平常作事失敗時所起的一種難過，沒容她回頭看望，就又接著：

『您修好集德！……………』

她急忙收完錢轉過身來，一個老得破得簡直是毀敗得分不出是男是女的這麼個人，或者說是土與爛布的集柱；正對著她（小青）的面的地方有兩個小穹窿，深陷的，而且沒底的黑，偏小得像個杏核兒形，不動，也不展。小青很納悶的對著它，想不起說什麼好，心中兀自猜想著：

『這也是會說人話的動物麼？』

當她作故事一樣的對它伸去一塊糖時，它却伸出了那麼一枝枯木似的手；小青就把糖放在那上面，自己驚訝：

『呵！這也太怪了！』

但是它啞著聲兒說：

『先生！這是糖，這光甜，對我沒大用；我是餓呢！』說著，手中握住了那糖，微動著兀自度重量。

小青看著在那灰手中顯得很白的塊糖，自己心裏也暗暗的說：

『甜？沒用？……………甜？沒用？……………』似乎總不能

深懂。而且這個啞音的話語又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就是那慶雲班中關著的門裏的世界，她總也不能懂，而且這「餓」的聲音也似乎是奇事了。

她就反問：

『什麼？』

然而，這時週圍已經又伸出了幾隻不知出處的黑灰手，她簡直不明白這些個玄妙，這完全不是她平常時所知道的乞丐模樣，一切都不像，她就急忙往每個手上把一個一個的大銅子去擺放，但是拍搭拍搭的都墮了地，她立刻就中了瘋魔，往前一竄，像燒上尾巴的猴兒一樣，趑趄趑趄地遠了……

12.

西單牌樓近了，她自然的就放緩了脚步，畏懼的心還東東東東的不住的跳，嗓子裏禁不住喘氣，嘴唇微微啟開，兩眼眶充滿了驚恐後的眼淚，她雖然還覺到四圍伸來的黑手掌，但是燈火與人聲助長了她的胆，她畢竟敢消遙似的走著了。

她就到另一個賣煙草的舖前吸著了煙，烟兒迎風繞著她的帽簷走，她翻著眼睛打量這個地方。

原來這單牌樓現在並沒有牌樓了，也一樣的成了平常的大街，兩面也直想全築成樓房，但現下還是個半繁華的十字街，來往行走的女人似乎較多，但是



在工作上，((無論這工作合理與否))，就是男子較多，簡直可以說完全是男子了。

小青很恐怖這個現象，這種工作的不平均，就是限止了女子的生長與偉大，這就是迫她們過寄生式的生活的原因；男人霸佔了一切生活的地位，只給女人留一個閒呆著的空位子，而且留給她一份麵包，當她吃完了，就須向他要求，一切的不平和就從此開始。

『唯有正當的工作可以救出人來呀！』她兀自這樣想著，發了一個嘆息，失業的恐慌襲來，同時她又感到自己這種事情的確不算一種工作；就讓是也是件特別的，人生的必要工作大概她沒作吧，可是她自己也不知，竟自己心中這麼問：

『我也應該作一個什麼事呀？……人到底應該有什麼工作呢？』

行人的肩膀微微的同她的相觸，她噴出的輕烟也有時吸入了他們的肺中，雖然誰也不注意這；可是有個惡徒似的四十來歲的壯實人在扭著臉凝視她。

她兀自想著：生活，工作與平均的事。是在西單牌樓南面站電車的地方，這個地方也常有不少的人上車，現在已經有八九十來個了，可是電車還沒從宣

武門開發呢，在此約有一里遠的南面，就是黑暗嚴冷的伸入於高空的宣武門門樓，正照著門洞，在電燈光中，有一輛電車正向那裏走去，遠遠似乎聽到有機輪的聲音也正在咯咯拍拍的响，但是似乎被其餘跑在大街上的人車馬車喉嚨鈴鐺以及其他招呼叫賣的雜音所混，更有最大的一個擾亂發自空中，人們疑惑是自己要搭的車開來了，都引領往南望去，但是那車正木然停在那裏，似乎不動，並且悄靜得顯出永遠死亡的現象：却是張著前面的火眼在預備照路，有的人就換一換站乏的腳步，說給自己聽：

『就要開過來了！』

小青正忙著自己的思想呢，煙草是一枝完了又對著一枝，渺茫的輕烟順著大街向北飄去。她的思想也如輕烟一樣的在空中飛翔，她想完了一步又一步，煙草是一枝完了又一枝。

那個四十歲的灰傢伙，還直著勁的注視她。他像一隻狼似的向她挪近，裝作望車的模樣，却顯然和笨的露出對於她（小青）的偷探。那四十多年的死臉肉，極力裝出無意的冷靜，眼睛却不如臉一樣的對着南面的車而扭斜着偷看小青的臉的側面，正如一個白癩眼兒看事的一樣。在他們後邊站著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彷彿已經明白這內情的一切了，左手橫曲托

著右肘，右手托著腮，停視的姿式，兀自微微笑上他那剛有鬚痕的美唇來。

等得電車到了，他們就擠擠擁上了車，微笑的少年用力把自己橫在小青後面，四十多歲的灰臉人成了燥猴兒一般的在後面著急。

在擁衆之中，小青已經換了第五枝煙，她想到婦女已經有了職業應當怎麼樣，假定社會是並不吝嗇報酬的了。

『唉！這時候是頂難的，』她獨自心中歎息，已經坐入車中了，四十多歲的人險然拿灰臉看她，可是她並不管，因為她不畏懼，仍然在自己心中想，『當這時候就要人格與物質完全能夠獨立，但是獨立是要有同旁人一樣大的能力的！可是沒有這能力就連那第一步的看出現在婦女的地位也作不到，更作不到第二步的破壞現有的地位，於是第三步的得到職業作不到 第四步的社會報酬問題當然也不配談了。』

這時候電車已經嚙嚙的向前開行了。

她看著人們的身體因物質的惰性而向後斜倒的樣式，自己也感到動的欣悅，這簡直是個美的行爲，於是自己又想：

『就讓有能力，而且社會並沒有絲毫不合理的拘束，那麼自己又當怎麼樣呢？……』

她兀自笑了，心中很明亮的並不往下想。

四十多歲的人向她挪近了挪近，他以爲一定是得到這位奇貨的喜悅了，所以更斜傾著臉，幾乎是擠緊了要對她相面的那樣。

她忽然轉臉看看這個擠她的灰人的那邊，原來那邊是並沒人擠，只有座兒空著，這個行爲很使她氣憤，於是伸杖一指：

『那邊不是地方麼？故意擠什麼！』

衆人的眼光都轉過來，預備參觀這一個四十多歲的壯灰色紳士同這位不十分強健的青年文明先生將起的爭鬥。

電車在飛跑，街上的燈光如閃似的一條一條的從玻璃窗上劃過劃過。

## 14

但是這件事情並沒有引起悅人耳目的大爭鬥，所以這些同道的高明觀衆們只得垂頭喪氣，默默的合著嘴唇，低著眼皮，掛著死臉，在小小的胸中偷偷的計劃各自的惡行徑。

小青不願這些，男裝與正重的勝利却熱脹了她的心，她深信自己不應當再是一個女人，於是她就試著同坐旁的人們攀談。

她很想把週圍的人都提醒於沉睡中而張目談話

，但是這些面孔的固執正表示著他們心血的死枯，一張一張的臉皮都現出畏縮，低著頭的樣子稱說自己情願保守，她左邊却坐著個也正在注視人的昏睡樣式的少年人。

這少年人，頭上帶著頂半舊小氈帽，一身藍色短衣，已經污上幾處油黑了，小青一看就知道這是工人，大約是什麼機器房裏的，但是她並不知道這些個，她只喜悅這份精神，不倦的生活著，時時刻刻的殷勤，在苦難中還是昂頭的打熬著，穿過黑暗，就因為自己的生命要看出光明的存在，小青兀自喜悅上來，當她換第六枝烟的時候了，她就又取出了一枝送給這個工人模樣的少年，說：

『請吃煙！』

那少年却很謙恭的拱起手來，微微點頭行禮，流利的語調說：

『您請！您請！我不會。』

『不要客氣，我們工人還有不會抽煙的？！』

於是那少年也就不客氣的受了。

他們一邊抽著紙煙談起話來，照常是先說了兩句現在的天氣怎麼樣，（却是不提雨量，因為城裏的用不著雨的習慣。）接著就又提到幹什麼事，小青先問他，果然，他說他是印刷所的工人，連排字帶校對，却並不

提這種職業如何，以及平常所說的生活上的貧困。

小青却很同情的問他：

『你這事情怎麼，大約很苦吧？』

『現在是沒有不苦的，不過工人們是苦的受餓受寒，……』不完的語氣，他却是不往下說了。

在電車飛走的行動中，小青感到這個緘默的心息相通，她微微傾向著他，如一個人對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一樣，微有客氣而熟習的問：

『你也帶了家眷來麼？』

『噢！沒有，掙的錢不夠。這年頭兒，一個沒錢就困住人了，還說什麼。』他很乏味提這個問題似的。

『那麼，你這是去幹什麼？到哪兒下車呢？』

他回答她：

『唉唉，先生，我們也知道悶的荒呀！現在是到電車上作旅行，整天家悶著，也開開眼，看看各處的燈和房子。』

小青忽自難過起來，這正是她現在的情形，無目的的行走，就只為旅行，世界上一切的苦命流浪人都要作如此想，這樣雖似有點苦，但是苦中也有能脫於拘泥的樂趣。

外物是一個一個的過，景像是一樣一樣的新，人家說永遠沒有第二次遇見的，什麼也無可留戀，一沙

一山也可以同樣的看待。

『那麼你有工夫同我到東安市場逛一逛麼？』小青捏著第六枝煙頭兒這樣問他，並且作著要求的眼光。

15

電車馳過了中央公園，天安門，南池子，於是王府井到了，這條大街也很熱鬧，因為北邊有東安市場，南端接東交民巷，所以大街兩旁有不少的大洋行之類的舖面，因此車馬也很多，燈光也很亮，在一切的紋亂中，幾乎看不出有兩點鐘以前的大風，像是永遠如此的有趣世界。

小青和這個少年工人就一同走在這個大街上，他名叫張樂夫，以字行，身材並不比她高什麼，衣服很可以換著穿，可是現在小青就手杖大鑿帶眼鏡，樂夫只能強穿上一身小綿褲綿襖，比起來相差得太遠了，況且現在又並肩走在同道，小青斜著身子走著以便同他講話，她說些工作與報酬，什麼工作的時間與苦不苦，所得的工資够不够生活費及勞苦之後的修養費，就在這個談話之中他倆顯見的親熱起來了，並且因此小青的精神完全注意到樂夫的談話與行動氣色上，却沒注意到正和對面迎來的巡邏警察碰了個滿懷，這警察原是出來行走在本管各處查人們的是

非的，他正扭著脖子看一個走入洋行的門口的闊婦人的肥胖與圓屁股，在溫柔的想像中却給這一碰打擊得發楞了，小青聳著眉頭注視他，他不敢對這個闊少爺說什麼無禮的話，但是無意之中也不好上去獻殷勤和賠不是，却忽然看見了停在一旁的這小工人，於是急聲斥責：

『不看路，橫擠什麼！』

『你是碰著我們少爺了！』

『呵！呵！您們是走著路說話呢！』說著他就趕緊向小青連連鞠躬爲禮的躲開了。

他們又接著一邊走著一邊說話，當他們經過一家中國古玩舖的時候，舖中有一個長鬚瘦臉的老商人直不住的批他們，他在這裏開這舖子已有許多年，這舖子是自打洋人站在東交民巷的時候就開張了，專賣中國古玩，他最大的主顧就是S國公使的太太，這個洋婦人兒是太好古董了！

但是他畢竟奇怪從他舖面前走過的這兩個人了，而且幾乎有點憤恨，說實話，他真爲自己的利益而不平，近來他的生意也遠不如前了，從前，就在他的少年時代，S國公使的太太及其他幾個洋女人是天天到他這舖子裏來照顧的，只要看好了貨物就任憑多高的價錢都要照付，而且也不管是中國的一塊破



藍花碗或者一個小頑形的硬泥人兒，但是近來却大糟了，就是自孫大砲推倒了宣統爺以後，這幾年來，就連中國的玉器也要被藍眼珠兒看作如何有假，怎樣有瑕，就是沒毛病也是樣兒太笨呀！他認為這完全是沒有了主爺，不分階級的罪過，更其甚的是好衣裳不嫌破衣裳，就是貧富不分的一般風流少爺們鬧的，但據說他們都是被不法的學生們所傳染，總之，這種黑白不分，是他一生反對的，而且也常說給他的兒子們，要他們也不讚成。

所以他翻著白眼看這黑白不分，牙上咬著詛咒，指尖掐著痛恨。

『難道讓學徒的同我一樣的喝茶麼？』當他覺到一股茶水汽騰到他臉前時自己這麼想。這時小青同樂夫已過去得遠了。

在且走且談之中，他們並沒覺出遠來，東安市場可就到了，這仍然是一個熱鬧場所，電燈與人叢比跳舞的房中還要熱鬧，一些賣雜貨的小販尖聲怪氣的喚叫著，比起來正同那街上的車夫或賣報的小孩童一樣，忽然走到一個十字道口上，她看見這裏也有賣報的，而且如摸紙牌時一樣的把報在手中列成了扇面形，頗為美觀，又便於尋找的。他們見小青從那裏過就急急的讓，但是小青並不照顧，只是似乎抱歉的

走過去了。

在這個大市場裏的北門內那個頭道街口處，他們（小青與樂夫）就轉了腳，向東走入這短短的頭道街，這街可實在短得可憐，兩邊被兩家飯館子佔去了，路北的大教館子，對面是回教館子，可是小青引著他，擠了一下兒他的肩膀，兩人就走入路南的裏面吃飯去了，這個就是名叫東來順的。

伙計們招呼了一聲歡迎這位闊客的光臨，却不料後面這個如他們一樣的粗衣裳的人也跟進來，而且端端的同闊客坐在一個桌上，真是有點不平！

一個圓面彎眉的伙計看得滑稽了，半露半藏的作了個手勢，而且「吃」的一聲笑了出來，那個博士頭（長髮後梳）的伙計却似乎很有平等的思想，不驚不怪的上前去擺匙碟小盤兒和筷子。

不久就來了他們所叫的幾樣兒菜與酒，酒是各人有各人的小壺，免得煩煩相讓，這辦法可以任憑各自的酒量，這是小青想起來的。

菜在他們面前熱氣上騰，看來作得也頗新鮮，他們就配著酒趕忙吃了兩箸，因為想談話，小青就又取出煙來，樂夫也取了一枝，他理了理自己的平式髮，似乎在清理自己的思路，表示他已知道小青將要談些什麼，而且他也是樂意的在預備聽呢。

的確小青，她痛憐心懷裏的自己的身事，現在更如潮般的湧上她的心來，她因為心酸而亂了頭緒，不知道說什麼好，短短的美髮兀自在電燈下發光，她抽了一口煙，而且慢慢的噴出唇來，才說：

『過一會，到我那裏去吧！……………』

16.

在這個談話上，小青失敗了，他們畢竟還沒有力量能了解的結交，他們彼此都說著話白費了不少的時間，樂夫只說明天吧，明天吧；似乎畏懼的一樣，小青却竭力用男嗓音聲說著話，但是很難比得上隔桌的那個洪大的喉嚨，那是從胖商人的喉中放出，或者是個僕表而出的放肆軍官的，在這個熱鬧的飲酒的地方，話聲如話匣子一般的不住聲兒的唱，甚至野叫，而且如貓般的有嘸嘸的聲音的是兩個異鄉人在興高彩烈的對坐著行酒令呢。

小青沒什麼可說，但是她意欲說話，於是就遊戲般的抬起頭來問：

『您也會猜拳吧？』

『會是會的。』

他表示自己並非不能入於文明人的團體中者，但是只在社會情形上不欲同穿光亮衣服的人們打私混，這並不是不能，實在有些不肯的意思，似乎在將

來，等現在的文明人純潔化了，他才也加入那裏，大家就一視同人的作事。

但是小青既沒有猜拳的意思，只不過說些句子當作吃菜與吃酒的配味品，不然，默默的吃下去怕是要乏味的，所以也就答了句：

『呵！會，這也倒有意思！』

『但是，您常猜拳麼？』

『唔，不的！』她恐怕他要求猜拳，作這沒意思的可笑事，於是接著說：

『不大猜，不大猜它，這太吵鬧了！』

從此，他們就越談越遠了，很難歸到正經的話頭上，小青很爲這個憂愁，但是她仍然頹唐的講下去，正如精神失了常態的一個平常的庸人那樣，更因爲樂夫絲毫分別不出她這個故意頹唐的談話，完全看不見她心中的主要的不得發出的言語，兀自認真的同她一樣的談得熱鬧，她簡直納悶：

『唉！他怎麼這樣笨呢！』

旁邊的酒聲仍然如常，人們永遠不容易看出有什麼樣的停息將要到來，這一種無頭無尾的動作癱痺了人的知覺，泥醉得簡直分不出來酒和盃，燈光是完全遠離，所有的聲音都如在沙上行走，耳目陷於瞑頭不靈了，所以他們只有尋找能認出什麼來的刺

激。

於是人衆像大肚兒瓶子一般的仰口向上，把盃對準了，一氣一氣的灌下去，似乎這種液體能救治他的失迷。

但是這並不能夠！

於是就有縮著腮抽煙的，盡力擴張了自己的肺倉在容納，不行了，就又噴出來，雙睛睜著這成團的輕煙在臉前升騰或打轉，如他自己以往的生命旋轉一樣，但是這種變化太不定了，竟使他們看不出有現象來，這也正如他們看不清自己以往的生活的現象一樣，所以他們簡直也就覺不到自己現在有沒有一個形象存在，這就是他們所以稀稀落落墮下去的原因，也就是所以才尋找刺激。

一個大和胖子，直伸起兩枝胳膊，打了個困倦的哈欠，禿禿的搖著頭兒唱：

『我好比……』

『唉 這完全是亂窩！』小青付了眼走出來的時候想。

17

任怎麼追隨，任怎麼友誼的懇請，但是疑惑總是不能解，而且越集越高了。人與人的聯合，心與心的締結，這是多麼難的一件好事呀！

小青又同著樂夫在市場中轉遊了半個鐘頭，又順了王府井大街跟他到電車上，無論如何不能把他挽到她的寓所去，她與他的友誼自從東來順吃飯以後更風馬牛的分離開，而且按著時間，越混越遠，眼看著並不能連接了。小青又跟他上了東面來的第五路電車，這是往宣武門去的，人是十分擁擠，幾乎沒站腳的地方，他們兩個到電車上也被迫得彼此肩膀擠著肩膀，大眾在這個車上正如綁上了一樣，對人的要請已經受了束縛的罪，小青不禁難過起來，她鼓著嘴兒，全身發熱，正這時，南池子車站到了。

可是她並沒有下車，却擠了擠樂夫的肩膀，說：

『走！下去！』

他的眼中照例來了個疑惑，看了看她，心中却猜：

『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闊人呢？不！我只不跟他去，便好壞也沒法了！』

却回答小青說：

『不！我回去的時候到了！』

電車又往前開行，恩恩的穿過樹林，小青與樂夫都而向北，凝望著燈光中的陰暗的樹，這樹叢的印象，在北京實在是很難得的，小青的心於是從熱中痛冷起來，正如吞進胸中一塊含毒的冰那樣。

天安門站到了，她自己不言不語的擠出車來。

18.

天安門這個地方，原來是最森嚴的，有高聳的門樓，門前是並行的三道橋，在橋口處蹲著兩匹大至丈許的石獅，矜視的圓目永遠照臨著前面的人，再前就另立著一對大白石柱，兩條倔強不服的龍向上纏著，牠們的怪腦袋高伸到柱頭頂以上。過一條東西的橫路，人們就有一段可以馳馬的寬道，用大石砌成，兩旁很寬，差不多有一百碼的遠近，已滿植著小樹，那刺槐下已經能來回踱過行人了。但現在並看不見什麼，燈光稀少，幾個行人也如在森林中穿行，黑暗的籠照，人們的目光都舉上天去，呵呀呀！實在缺少月亮哪！

南望是前門樓，黑漆似的沾點在電光上反的前門一帶，似乎日落後的霞光，染成了一幅由粉而藍的色彩布，在那藍的空片上兀自綴著幾個白珠珠，這就是南方諸星了。

小青入到這個幽暗的地方，電車又載起行人馳走了，樂夫若無其人的沉沒於那裏，車外人只能聽到幾個混亂的聲噪。

現在這個黑暗地方仍然是不明，却是在丁字路口的右彎處掛起了一盞汽燈，燈雖然大，無邊的四週

太遠了，一直伸疲了它的光線還射不到四面的圍牆上，只有燈下那一片石路是看得見縫縫兒與石塊的高低不平的。

小青把左手送進自己的袋裏，右手提了行杖，踱步走向默不張眼的天安門，這門裏，據說已成立了歷史博物館，也已經開館放人們參觀過，小青也還記得那裏面的古車與古碗，但是現在不把燈光照著博物院門口，這實在是稀奇，也許是根據於財政的恐懼，但是這並不同王小三兒過日子，燈頭兒的大小就關係於胃裏的事情呀！

然而，這碩大的國度就現出這種窮象麼？以至於要減去路上的燈頭，要減去門口的燈頭，一到日落，這樣一大群人都在黑暗中存在，被自然的爭服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兀自在黑暗處合著眼動拳頭，一擊打到自己的腿根上，還故意驚喜的說：

『嚇！好一塊肥肉。』

小青到了左邊這根大石柱旁，她靠在這個地方。南半天的星突然同入她的眼裏了，這正如一個默默的朝會，大家無言相對著，却用眼色談話，把心中的悲悽獻與友愛的同儕。

小青臉上的筋肉顫抖著，她流下淚了。

她沉浸在悲哀中，心血在胸腔跳的不息，正如得



了足氣的火輪，一直線開向黑色的海裏，波濤在轉輪下翻騰，叫喚著，怒吼著，却是四面無聞，如一次遠離人間的決鬥，沒有分辯，沒有和解的可能，生命從此另換，抖擻擻，大戰之年已到了！

「當場不讓父，殺戰不留情！」人心已經分離到不可相接，我們就索性把它分開吧，一直分到孤獨，那就是死一般的沉寂，欲求生存的人，他們自然會平和的反省了，友愛了，深心中憐憫那分離。

一條不認識狼的狗，牠絕對是要自己吃獨食的，不惜出血的同別的狗爭鬥，及重牠勝過一切而自己存在了，每天吃著安閒的食，一直吃到狼爪抓入喉中了，牠兀自在掙扎中翻著白眼，哀憐的淚向外流，同情發現了；思慕同類，盼望救助，但是已經晚了，雖然在喉頭未破以前是沒幾個人知道死亡將至的。從前已經演過了，現時又在演這戲！

『拍』聲同一個火星，小青的行杖尖敲擊了這大白石柱，聲音很短與火光一閃齊沒了，這個忽隱忽現，爆發的剎那顯出力的象徵，黑沉沉之下現出了一個快活的激動，但是小青她不敢再擊第二次，畏懼的心，柔軟得支不住顫抖抖的手。

一輛馬車得得的從她面前的石路上橫跑過去，她並沒看這個，展了展眼，知道自己眼眶中冷冷的還

存留著沒味道的淚，覺到很無意意，急忙用手絹擦去；瞪眼看見南面來了一輛電車，司機者的脚下弄出有韻調的進行曲，來得很快，却忽然停在那裏，這車的眉頭處用燈光照出「北新橋」三個字。車中滿是紅紅綠綠，其中還少微有幾條土色與藍色。一個穿藍色破短衣的工人正擠在車門那裏，他大概是從天橋回來的，因為北京的工人白天是永遠忙，如一條沒有禮拜日的馱子，所以他們只好抽出夜間的休息時間去到天橋這個亂七八糟的人群中也橫著膀子擠一擠，在這個擁擠中他們都興高彩烈的，臉上現出熱鬧的笑容，顯示著他也並沒被排出人間，雖然被爲米粥而受了一整天一整天的工作的拘禁，但是一有工夫他就出來了，他有力把自己還到人間，這就是他所以喜悅的大原因，暗示著他並不願意在孤寂中悲哀的死亡。現在，他又要回到拘束他的地方去了，雖然不大喜悅，但是，畢竟還隔著六個多鐘頭的睡眠，所以他並不讓悲悽立刻把他抓去，雙嘴角上還殘留著半枯的笑容。這幅臉，遠遠的在車燈下照的清白。

小青的心靈不覺又悽楚上來。

同時，從東與西又來了兩輛電車，也都相對的停在那裏，恰成了鼎的三足，彼此相距都有十碼的遠近，西來的那輛車响了响鈴，彷彿說話的一樣。

於是南來的那輛就急急的開行了。

## 19

電車又措著過了幾次也就絕了跡，時間漸漸的漏入深夜了，行人越過越稀少，一直到沒有了，還只剩下一個燈下的警察，孤魂似的漂游在那裏；他不住的來回走，也許是冷迫的，身上彷彿很用力，踱著步低頭嘆一口氣，現出乏味的樣子；他也不亂轉頭，似乎並看不見小青的所在，所以他現出獨處時的自由來，然而又不能自由到放蕩的地步，因為這是在光明之下呢。

小青對這個警察的獨處很覺玩味，不言不語的瞧著他。因此她忘掉了自己的悲哀與自己現身的所在地，茫茫然似乎她自己並不存在，恰如一般精氣一樣的只能知道外物而外物不能察覺她，正對勁兒，這就是她愛好的生活，現在就是這種生活，所以她很安靜放心，絕不願意稍有移動。

她如幽靈一般的感覺到一切的物體在旁邊運行，她覺到地球在無限大的一個空腔中前進，她的脚也與地面相措，但是這對於她的靈魂不生什麼關係，她的全身也如許多層薄片所構成，所以也斜斜的措，這一種奇怪的形象，這一種從沒見過的運行，這簡直是個可怕的變化，將要毀滅的象徵，一切都要離亂紛碎

，所有的形體都將不存在了，他忽然又感到大白石柱在肩旁擦動，始而如兩個圓木似的與她對擦，慢慢兒將要躲開她了，似乎暗暗的要使她依靠在空地方而撲倒，於是她頽然驚醒了。

但是並沒有言語，她更展眼望了望前面的黑空。前門樓已經不顯了，那塊由粉而黑藍的色板不知什麼時候早已摘去，只留下黑上加黑的黑空了，然而白眼現得更白，如一幅脫去面具的黑鬼臉。

想到這裏她又悲哀上來，憤恨的更走入黑暗中，已到了大石獅身旁，她斜眼看這隻大獅，心頭却想到她以前所遇見的人們，同家中人二十多年，同賀子明足有五年，又同樂夫這一兩個鐘頭，還有玉寶，還有店裏的商人，這樣絞亂，她不覺嘆了一口氣，自己在悲悽中低低說的：

『我同他們都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她自己並答不上來這個問題，却是也並不想找到答案，所以她只孤自哀憐著在造自己的悲哀，想著種種的絕望與失敗，縱著可怕的幻影在臉前出現，但是她並不畏懼，特意玩味這種恐怖的不可侵犯的威嚴。

她很喜歡深更的漏去，如將要得一個新生的再來一樣，玩味著這黑暗中的存在。

那個警察似乎仍沒聽到她的腳步聲，仍然時常的自己嘆一口氣，彷彿用無力的言語咒罵時間太慢。他在這種完全無意思的職分上，既少失敗又少成功，死活是一樣的機轉著，從前還有盼望月底勞力金，但是現在省下這層盼望了，因為他已經盼了幾個月，而這已往的幾個月，月月沒有的，所以他的盼望也疲乏了，簡直是低眉縮肩，完全成了順流而下的現象，如一段木漂在河中那樣。

小青自己說：

『我也要這樣的混下去麼？——』

她呆了個剎那。

警察又自己拐回幾步來。

她又答自己說：

『我麼？我不是弱者呀，我是永遠要尋求的！』她說著，自己如童子一樣的和那石獅子碰了碰肩膀，這個事情又在她的體內增加了一股力量。

她於是回身自己更向沒人的暗處，那幾乎是怕人的，石橋上走去，長方的大石塊似乎活動於她的腳下，而且發著言語，或者也要立起來同她並行呢。但是她搖了搖腦袋，除滅了這個奇怪的幻影。

橋的正腹上，那塊石頭吸住了她的腳，她就站在那個地方。

這地方較前面稍高，更便於看望四下的黑影與遠燈；但是後面這個大黑門實在太不給人痛快了，把兇惡的印象散佈到這橋的左近。

小青斜一斜眼向橋下看去，但是只有黑暗，雖然似乎有什麼出入的物體，然而總不過是幻象。

她同這種幻象掙扎就如走出妓館與擠下電車一樣。一陣奮鬥，又被一陣幻象淹沒，她很難乾淨了自己的身心，於是她挺身走過橋去作散步，而且急急的來回踱，使一些舊影都追不上。

手杖提得離了地，左手在袋中捏著那個硬殼的東西，她全身不知所由的用力，脚步的迅速發出了如跑似的聲音，那個崗警似乎驚奇起來，畏懼的眼光向黑暗中偷探，但是小青就此飛步走回旅館去了。

這時正黑，因為天上已結了烏雲，又有尖尖的吹風颳起。

當她進門的時候，看見賀君子明在電燈光下圍縮著，似乎微泣，於是她立刻忘掉了慶雲班中的事情，上前去安慰他。

但是，當她去抱的時候，兩手中只有一個裙子！

於是她上床了，不得眠的整整的戰慄了一夜。

次早，八點剛過，僕人送來一封子明的信，『……請你到北京飯店吃飯……』這時她早已不

發怒了，於是若無其事的把這封信送入火爐裏，而自己穿上大男衣男服才要出門，立刻想起了大筆口袋中的那個硬東西，她很不明白這東西的來由，但是有一種不知名的憤恨寄在這件事情身上，於是伸手掏出來，也把它投入火裏，在燃燒興奮的火焰中，那個電鍍的盒兒上，有兩個交抱的光身野猴子，顏色燒得由淡而沒了，更毀滅的裂起來，最終全成灰了！

她於是提著手杖，大步出去。

這一天是晴明的！

白色城，1927，12，7。

## 各種文學出品



1. 漫雲呂迅沁作散文；實價四角
2. 荒山野唱謝采江作詩集；實價四角
3. 莫泊桑的詩法國莫泊桑作詩集，張秀中譯；實價五角
4. 愛妻的逃亡柳風作小說；實價三角
5. 詩興的友誼子波湘靈通信集；實價四角
6. 野火謝采江作詩集；實價三角
7. 動的宇宙張秀中作詩集；實價三角
8. 長短句鄭賓子作論文；實價三角半
9. 魔鬼的追隨法國莫泊桑作小說，張秀中譯；實價二角
10. 愛的遺留比國梅特林克作戲劇，谷鳳田譯；實價四角
11. 我倆的心雅風丁丁合作詩集；實價二角半
12. 愛的淚賓子芬作小說；實價一角
13. 三條腿柳風作小說；實價二角半
14. 煙盒柳風作小說；實價二角半
15. 睡禁丁丁譯童話詩歌集；印刷中
16. 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草川未雨作論文；待印
17. 夢痕謝采江作短歌集；再版改售一角
18. 曉風張秀中作短歌集；再版改售一角
19. 從深處田柳風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20. 清晨張秀中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21. 不快意之歌謝采江作短歌集；實價一角

歡迎直接向本局函購，不收郵費，一元以上者不收掛號費。



## 不快意之歌

謝采江詩集第四種 實價一角

讀者諸君，都說環流上是夢痕的變調，都渴望再得着作者最近的作品來讀，現在目的達到了！作者的新集出現了！

本集含短歌五十餘首，是先生在最近若干短歌中精選出來的，高唱着這滿帶沙漠氣的不中穩的歌調，是作者自己前驅探險的進行曲。有人說作風又變了，究竟是不是呢？究竟變到什麼程度呢？還請讀者自己去評判。

## 睡美

丁丁譯童話詩歌集

內含德國 Grimm 及 Frances Browne 童話共六篇。

英國 Wordsworth, Rossetti Houghton, Conkling……諸詩

家名詩共十四篇，戀歌令人讀不忍釋，兒歌則呈現天真的美

，均為一般受稱譽之作。譯筆暢達，留心國外文學作品的，

當以先讀為快，現已付印，日內出版。

## 三條腿

柳風著中篇小說

——三條腿者界於人和動物之間的動物也——

全書共分十六段，主人翁浩然，是一現代各埠青年之流，與其學生發生愛情——肉體方面的——供女生學費用費……對待舊的窮友變為冷漠：『就讓在北京不成我可以帶她到上海去，到上海去，住在一個客棧裏，好！什麼事也可以成就了。』後女生生一子，浩然見到他的方面，應他辭約脫走，女生因經濟不能獨立，與之求生活費，臨行時只以一塊錢作為兩產婦之勞。

作者用風刺筆鋒描寫病的性愛，富有深的暗示性。我們說了是以爲女子不能獨立而仗男子可憐可恥呢？還是如浩然之流可憐可恥呢？留心男女社交的不可不讀此書，尤其是讀過『愛妻的逃亡』的更不可不讀此書，作者自給書面。

實價二角半

一部忠實而巧妙的描寫靈肉衝突的中篇創作小說

## 愛妻的逃亡

柳風著

全書分九章：一結婚之夜，二野愛，三睡覺的滋味，四竊藥，五奇怪物力，六解不開的傳機，七花影裏，八快活的日子又來了，九代河離開。

簡言全書之大意是男子因愛其妻，所以不願離開；女的因愛其夫，所以故意逃亡。

此書出版後曾遭北政府之查禁發售，通俗小說調查會認爲不良小說現在請明智讀者評定其價值。周維善先生作書面。初出售完，不日再版，洋宣精印 實價三角

這作品是青年男女營同居生活的指路燈。

# 出版預告！

## 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草川未雨著

全書凡十四萬餘言，共分四章：（一）新詩壇的萌芽期，（二）草創時期，（三）進步時代，（四）將來的趨勢。第一章內又分：1.論打破舊詩與建設新詩，2.新詩內部諸問題，第二章內又分 1.鳥瞰中的昨日的詩壇，2.詩集分評，（自胡適的嘗試集起按出版前後凡評詩集十部，作家共八人，）第三章內又分：1.鳥瞰中的今日的詩壇，2.詩集分評，（自徐志摩的志摩的詩起按進行的順序逐次批評詩集凡十二部，作家共八人，）第四章內從外形方面，內容方面說到詩壇的趨勢，且附言詩體發展的標準。

這是一部極有系統的批評新詩的巨著，在每一章的每一段內又分若干細目，十數年來凡國人對於新詩問題所發的言論，如打破舊詩的主張以及關於新詩本身各種問題的論說與討論，均詳細的述及不完全者由作者加以補充，提綱鉤絃，很有條理的講敘出來，此外更專評詩集共二十四部，對於每個作者的詩的意境藝術之優點與劣點，成功與失敗均無顧及的道出，但對於新詩聲中的舊的保守的一方面的論調及作品，以及一切凡是有礙新詩向前發展的謬說，均痛加排擊，不遺餘力。

——此書不日即行排印——

## 動的宇宙

張秀中著詩集第三種

俄國普洛特尼珂夫曾說：『……革命造成了生活的特有的節奏，所以革命文學也同樣有（動力）的性質，新詩人自己對這很細微的感到，而且常呼自己的詩為（動力詩。）』

本集凡含長詩四十餘首，是出了（颶風）（清晨）以外的詩，作者以前的詩是沈爭鬪，我們讀本集開卷便是（請你走），造詣與前迥乎不同，再讀到卷末（動的宇宙）（血戰），表現着生活中的（速）和（力）的旋律，是一種革命的，新的自由表現的立體的動力詩，充滿了緊張，急劇，破碎的力量，對於新生活的注意力與緊張味，大胆的表現着。本着動的人生意義，澎湃着生命的火一般的情緒，向新中國的生活衝去，與現代新詩壇中開一新局面。

馮志庚先生作封面

定價三角

謝采江先生詩集第三種

## 荒山野唱

每冊定價四角

這是謝先生出了野火，夢痕以外的詩，全書分三大部份：1. 心的搖籃，2. 望雲歌，3. 彈簧上。著者思想之進展，情感之流變，在本集內看出。第一部的詩是向社會多方面去寫的，第二部有人說犯醜的嫌疑；此上兩部均為長詩。第三部是短歌，用幾個字表現一種極濃烈的情感，一種生命的活躍，力強，瀟灑，純是漫畫式的。著者的不得已的悲哀，用慷慨的調子歌詠出來，也是夢痕的變調。總之，著者公佈這部詩集，是要求少數同情者在啞抑的呼喊之後，去深味那難以哭訴的苦悶。

卷首有張秀中長篇引詩，介紹著者的思想，生活及藝術，同時也發表了海音社數作家對於（漫畫式文藝）的宣言。

精美富詩意的書面，書後附有徵求讀者批評紙，投此稿者均酌有贈品。

一部公開自己的秘密贈給青年男女的创作

## 詩興的友誼

子波 湘靈 合著

這是兩個異性朋友實在的來往通信六十餘封編集而成，討論男女社交及文藝上各種問題。裏面有着切實的人生的縮影，他們在這靈魂的小宇宙中時而衝突，時而合一，時而誤解，時而融會，時而嘆，時而怒，時而笑，時而紅臉，時而落淚，時而相對默然；始終貫徹着的，是不可言喻的纏綿在冷酷的沖積層似的風俗制度下的悲哀——

『我們只是朋友，始終是朋友，永久是朋友，溫存的巷口，我只是佇立，只是徘徊，決不再往前多走一步……』

『保存着友誼，詩興的友誼，超過戀愛以上的友誼』  
掙扎在過度時代中的朋友們，要借助於它！ 實價四角

## 愛的遺留

梅特林克名劇  
谷鳳田譯

這是比利時現存最偉大詩人梅特林克的傑作，為表現愛情的衝突的一部名劇，描寫兩個男子爭愛一個女子的結果。

『愛情是不怕阻礙的。如其有了情敵而又不能戰勝，便發生了嫉妬心。情敵的阻礙並不能減少愛情，而嫉妬心的強度倒反而增加愈高。這裏面所表現的人物——哥羅就在這種嫉妬的情形中完成了梅特林克的這齣悲劇。』

前創造週報上黃仲蘇先生為之特別介紹過。現經谷先生細心譯成中文，以供國內讀者賞鑑這部名劇的機會。周維善先生作書面。 每冊定價四角

周維善先生作書面

1000— 1928.11.20.

原 稿 與 有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